

本埠生活录

庆生

◆ 石磊

十一月,蝎子生日。
一向不是很喜欢庆生,不过今年还是乖乖庆了。这么大的人了,一年里头,有激滟的一日,可以收礼物收到手软,到底,还是满旖旎满开心的,即便孤僻如我,亦是欢喜的。

之一,今年收到最艳的一件礼,不是肥润珍珠链子,亦不是淋漓山水卷子。

友人来吃庆生饭,一声不吭,将一只硕大的袋子丢在我脚下。根本没在意,忙着吃,忙着喝,忙着笑得滚翻,忙着彼此掐来掐去,最后还手忙脚乱将蔡家的娇丽拿破仑,切得粉身碎骨一地碎金。吃完起来,人人扶墙,蝎子想扶墙都匀不出手,两只手,拎满热气腾腾礼物袋子。蝎子脸红红羞愧自嘲,当真跟浙商太太进城血拼似的。身边温州美人一个大白眼掷地有声唰唰翻过来,蝎子亦只好默默接纳落怀了。

而友人,忽然从我脚边拖出那只大袋子,从里面掣出一只花团锦簇的花花靠垫来。darling,我送依只靠垫,让依吃力的时候,可以靠靠。已经站起来扶墙的全体友人,闻言统统笑翻,温州美人哦哟哦哟干脆笑跌回沙发里。友人正色继续道,我的意思是多重的,darling,我要你知道,你有很多人可以靠,你有我们,你永远不是一个人。

蝎子苦忍了大半日的泪,到底还是纵横滚滚而下了。

之二,蝎子生日,每年接一堆庆生短信和电话,跟旧雨新知言笑晏晏,痴一下,娇两句,不知是我们抚慰了岁月,还是岁月抚慰了我们,抑或彼此一都抚慰了,这笔混账,真真算不清楚。想了想,最深沉的友人,每年不论天涯海角,总是第一个发来短信的,从有手机开始那么多年,总是不折不扣四个字生日快乐,多一字没有,蝎子亦是每年不折不扣谢谢二字。蝎子亦知道,彼此都做得够残忍,蝎子亦知道,自己有一点无情,那么多年十年起码,竟连一通电话都没有给过人家。然而,darling,请你原谅,人世间,有一些深情,实在是令人心沉,沉到无法面对。虽说一路的给你给你给你给你,从来不问回报收获,可是被给的那只蝎子,还是心沉得累极了。

之三,今年蝎子亦有芬芳惊喜,意外接到崭新友人的庆生电话。友人温存祝福,年年岁岁十八年华,蝎子老人家捧着电话对岁月恨得咬牙切齿。深夜里饮得小醉,跟崭新友人讲,darling,格么,如此的电话,一打,就要打一辈子了。蝎子讲完这一句,自己都觉得长日永昼岁月绵绵,真的要拖个肥软靠垫来靠靠了。

darling,有你们,多么好。

总是想得太多

田子坊有一家店,专卖仿真古画。

和朋友一起去逛,她一眼就看中了吴炳的《嘉禾草虫图》。画上两株田间水稻,成串的稻穗已经熟透,俯首低垂。蝴蝶在空中飞舞,蜻蜓栖息在稻叶上。朋友居住的城市边缘,可以看见这样的乡间美景,这样一幅精致富丽的彩绘挂在她家客厅也非常适宜。朋友回国后发来邮件说,装裱好了的画尺寸太大无法装箱,乘飞机时机组人员体恤她,让她拎着这幅画提前上了飞机。

我挑了文文明的《桃源问津图》。远处山峦叠翠溪水潺潺,近处

美食需要说法

广式早茶最为人知的点心就是叉烧包。

老茶客天天上茶楼,只要一盅两件,一盅是茶,两件是点心。两件里头,一定有一件是叉烧包。

叉烧包是早茶点心必不可少的“镇山宝”。广州有句俗语:“带叉烧包上茶楼。”意为:多此一举!因为叉烧包是永不缺席的。现年 88 岁的国宝级点心师傅陈勋告诉我,

诗歌口香糖

无题(282) ◆ 严力

➔ 如果在地球的任何地方能同时看到月亮就违反物理规律了

➔ 如果人们在地球的任何地方能同时思念人类这个家庭就违反战争规律了

➔ 最近有的门上装上拉链了但是它不被称作门它叫艺术

➔ 半遮半掩并不就是一半的什么什么也不是一半现实和一半的想象力半遮半掩是行为在途中的现象

➔ 说到有视觉冲击力的画面总令人有一个习惯性的动作:紧紧抓住感叹词的栏杆

➔ 已懒得高兴了除非没人哗众领取掌声

➔ 如果为了救场也还是懒得上去我觉得高兴的反义词不是沮丧而是懒得上去

繁华与寂寞

喜欢坐摩托车

◆ 赵波

最近在南京,有一开咖啡馆的朋友经常带我坐在他的摩托车上穿越人群,这让我想起我在巴黎度过的时光。

在巴黎,无数次我坐在摩尔的摩托车上,经过塞纳河边,经过艾斯梅拉达和钟楼怪人呆过的地方。

我喜欢在巴黎的夜晚,在飞快驶过的摩托车上观看这个城市。

灯光下,一切和白天天蓝蓝白云多多的景象不同,却都那样充满文艺的美,总是让人如同置身风景画中,叶子发白的背面被风吹起,远看像一树白的繁花。

在经常堵车的巴黎市内,摩托车是最快捷的交通工具。回想一下,在很长的一段日子里,摩尔和他的摩托车已占据了我太多关于巴黎的记忆:他用它载着我去看我画

家朋友的画室;去蓬皮杜旁边的咖啡吧会朋友;带我看红磨坊和蒙特马特山顶的夜景;在风里穿过巴黎的各个区,从第 6 区的著名咖啡馆到华人很多的 13 区到第一区的同性恋酒吧再到 19 区人种混杂的异国情调。

我的一位作家小朋友说,他有一个泡妞梦,那就是如果有漂亮的姑娘,一定要载在摩托车上,不为招摇过市的显摆,而是为了体味一种与风的摩擦,与自然的极度接近,与爱人紧紧相依的快感和刺激。他认为摩托车是泡妞的最好工具。

坐在巴黎男人驾驭的摩托车上,想到小朋友说过的话,还有《罗马假日》中英俊的格里高利派克骑着摩托车戴着美丽的公主在罗马街头游荡的镜头:赫本紧紧地搂着

派克的腰,把头依偎在派克宽厚的脊背上,心里涌动着的情愫在依靠中变得宁静而悠长——最浪漫的事情也不过就是如此了。就像我在巴黎无数次和摩尔做的那样。无数次站在巴黎的街头,看着他驾着黑色的战车从地下停车场冲出来,英勇威武地停在我的面前。

女人是生长于泥土中的,一旦双脚离开泥土,她会缺乏方向感,谁把她带走谁就是她一生的依靠。

派克让赫本走下摩托车是一个错误,他不该就这样让赫本离开了他,一人去承受很多来自别处的苦痛。

巴黎男人如果不让我下车,我也会把自己的一生因为摩托车和他紧紧联系在一起。哈这么想是多么傻又多么美好的一件事。

戴蓉

看画记

屋舍房宇掩映在树木间,儿童在桥边玩耍,书生在松下沉吟,墨的浓淡干湿富于层次。文文明能画工笔,也善写意,精通画理又画得漂亮。《桃花源记》只用来念诵未免可惜,画成水墨山水应该就是这样的图景。把它挂在书桌前,抬头端详的时候常常想起小说里看来的一句“心如宋明山水”,山水易见,静谧之心难得。

有一天逛家饰市场,转到一家小店,在一堆装饰画旁边,发现了一幅小小的水墨。宣纸有点发黄,边缘参差不齐,但画上的那条鱼气韵生动。上款的行书上写着“引张翰秋

思”。原来是秋风乍起,引得张翰思念吴中的鲈鱼,果然是来头不小的一条鱼。想念故土的鲈鱼和莼菜,很多人理解为张翰退隐自救的借口,我却更愿意相信,有人的确会为了植根在身体内的口味与记忆放弃表面的荣华。《世说新语》中记载过张翰的另一个故事:好友顾荣过世,张翰前去吊唁。顾荣好琴,家人把他平日所用之琴放在灵床上。张翰直上灵床鼓琴,弹了几曲抚着琴说:“顾荣啊,还能听见琴声吗?”大哭,没慰问家属就走了。有着圆融的生存本事却又不拘俗礼的人真是动人。性情中人心里的鲈鱼,的确入诗入画。

钟洁玲

叉烧包

叉烧包之所以几十年如一日让一代代茶客追捧,是因为它有几个技术指标,非广东师傅做不到的。那就是:爆口,多汁,弹牙。

爆口,就是包子口微微张开,可以看到馅料,但又不会露出太多,似含苞欲放的样子。这是叉烧包的标准卖相。

多汁,指的是叉烧馅里面要有一层茨汁,看上去亮晶晶,咬下去满嘴肉汁丰盈,有咸有甜。这种丰盈仅仅是保障馅料入味,不是灌汤包那种可以当汤喝的程度。

弹牙,是指包皮。有筋度才会弹牙,包皮质量好的话,从爆口可以看到包皮截面有均匀的小洞眼,那是发面发得恰到好处标志。

广式点心强调“三个新鲜”,体现在叉烧包上,就是:馅料新鲜,包皮新鲜,即点即蒸。

能不能弹牙,发面是关键,如果筋度太强,包子不会爆口;如果筋度差,包子露馅太多且包皮发“霉”(指口感,不是变质气味)。所以既要有筋度,同时又要“化筋”,

才爆得开口,同时又弹牙。

关于筋度和“化筋”,德厨私房菜的餐饮总监曾先生跟我们讲了一个故事:30 年前,他在广州白云宾馆点心部时,曾把一只开不了口的叉烧包带回家里叫父亲“诊断”。他父亲也是广州点心界的老前辈,记得父亲说:“包子不爆口,里面馅料再好吃,包皮再松软,也是失败。这只包子是发面出了问题,没有‘化筋’。”第二次,他带回另一只,这只包子的叉烧馅料及肉汁都非常棒,但是包皮粘牙。父亲说,粘牙就是失败,同样是发面时出错。

曾先生怪自己当年没有追问父亲发面的诀窍在哪里。父亲随便做出来的叉烧包就能爆口、多汁、弹牙,似很容易,所以他没问。他想父亲就在家,什么时候学不可以?后来他到日本工作。当他在日本高级中餐厅当上点心师时,才发现自己的叉烧包做得不合格,发面没过关呀。此时父亲已经辞世。他追悔莫及,反复试验,用了整整十年,才找到了发面的诀窍。

何菲

风月总无边

沉淀

同为友人聚餐,上海人较贴近饭局的社会属性:局。这使得聚会由于那些精致铺垫多显出些风雅来。东道主事先需就宴会由头、主题和来宾搭配有所设计,谁与谁相好,谁和谁不睦,谁百搭谁候补,需心里有谱。然后发短信一一通知,时间地点参加人物,要素一个也不能少。受邀者事先心照不宣保持低调不去显摆,以免伤了那些未被邀请者。他们有时会给东道主或组织者带些礼物,席间把酒言欢风月无边,却始终调控着节奏火候,弥补着疏漏,这些善意和敏慧的举止,尽显主客情商。

警官 B 先生深谙肢体心理学,下午喝茶时曾跟我讲一个范式:饭桌上,如果某男见某女与另一男士聊得欢冷落了自己,若想重占上风,会借机轻声提醒女子眼线花了或唇膏没涂好之类小尴尬事(前提是晓得某女对他有点小重视),然后迅速与旁人讲话。这时女人会重新重视他,为挽回在他心里的形象,往往主动表现自己。原以为这是段子,却在两小时后撞到这种状况。左手冷不丁提醒我:刘海上沾了小蟹壳……我与 B 先生相

视而笑,暗中赞叹上海男人的妖。

在北京,聚会更回归“饭”的自然属性,有一股强大的地气和传统力量,厚重无形。饭局从表面看不出目的性,显得热乎可爱。酒菜不在精,而在多,且作为东道主,来人越多越体面,并不讲究来宾配伍,一个可容纳 10 人的圆桌常常塞了 15 人,抬手都难,酒兴却高涨。我常被临时带到朋友的哥们的发小的饭局,不分亲疏,坐下就吃。互不相识的两男,酒过三巡称兄道弟起来。有次在亚运村,两壮年汉子为一杯白酒该干还是不干理论起来,缘故是一个干了,一个只喝了一半,干了的觉得没干的给自己面子,先沉住气美言劝酒,久劝不下,仗着酒劲认了真起来,最后灰青着脸拂袖而去。我看得捏了把汗,旁边友人却视若无睹。这在北京司空见惯,只有不经世面的人才会惊诧。

画家 J 先生近年来北上发达,在京郊盖了几进宅院聘了江南厨师,呼朋引伴饮酒玩乐。他的北京朋友,一拨拨来,轰轰烈烈一场——沉淀下来的没有几个。另有一半时间紧锁大门开支票皮诺画大画。偶尔回上海,他是这样过日子的:清早在自家小院里摘几个梨子榨汁喝,然后去福州路淘几支笔,去泰康路裱几张大画,只做配套工作。上海太湿润局促理性,不太适合水墨,唯能画几个小品练手。约人吃饭喝茶得提前一周。他的上海朋友,多年来就那么固定几个,却相当可靠。平时相忘于江湖,但凡有托,十分到位。他们口气不大,答应的事,却很少失信于人。

